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

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

臣黃紹伊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四

元 姚燧 撰

序

序江漢先生死生

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
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
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

不以南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北人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居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洪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除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

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
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屢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
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
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
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
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乎予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
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
觀之孰親親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闢入持瓦缶將敗

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
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蹀膏血以禦魑魅徑
竹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祝也夫
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
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
已逝之志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
生之死求以無辱不全以歸其生也不以不赴而以知
已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

為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
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
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贖之

別丁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秦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荆憲
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遼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
江南風土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遑偃蹇自寧者公
則歷于君命勢不容已私則以為人生文軌混同之時

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物之勝勿之則有歉然之
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畧然也自厯制憲至今
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厯
乎復澧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
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胷中求如
鼎之前編修密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先顯者或
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邵日聞天朝累
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嚮見于進而釋者

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
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高文叙行再三讀之愛其詞
甚華而義至嚴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夫一失之
不攻衆長之是諛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尚其世而
善其政斯豈余所虞于公者公之世所知其學文其文
果余匹其傳與政果不學加乎豈均無之姑為是人甘
言相遇乎非歟余如何公而知如是為一報余如告人
公以善懷述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焉

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為高明妄人矣或有意督過
將肆公所責之心公焉又如何獨甚善于公者已辭徵
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已有權輿沅陽書院聚徒而
育師聖而祝釐以成已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可以
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鼎牧俾
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為榜懸之院門以
觀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今余之歸或得請去荆憲而北
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為請

或蒼蒼者再牽而南又過十州必覩書院既成升堂以
揖我弁之士來而告之曰子觀大夫役之築者乎十人
為什操杵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旁歌俾
九人者勤力而忘勞力董率而摘功逸者與受直焉今
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
者乎以是為學者引譬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

至元三年二月未盡之三日宰相生謂燧曰余將遊秦

子能序文茲行乎予掉鞅遊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
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
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盡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
燧曰秦固衣冠之數澤也在燧未有遍加者焉蓋年之
前乎燧者率陰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
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
為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
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

能也博而肆之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倚之士必慷慨感
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肯曰向之
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
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
將視為古奇傑士之恒態必濶畧而有取乎此也先生
行哉其尚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
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
天質之美呂之學問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

今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為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為最怠而不如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急者為忘不如進者弛而為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差際余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遊之久故愿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

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為介福其一人也是一也又先生
自謝致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
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欲求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
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
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愿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
此篤學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于今俗翹然自
是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
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

之為物人或睹之猶為生之幸況大人君子德道之
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或一
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為通易暗為明大有得於曩
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余將頌其歸
而見告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人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
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以

無謝尹知者之恨嗚呼豈文昌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
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後行為恃以待他
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
是其亦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
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
而亦未嘗輕是于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
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機余年二十四
始取韓文讀之走筆式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問草

彼能是予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海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為是謏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得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非其人而與之之與廢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

不以示人絕甫自言得余雙字不言不錄而棄之又言
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少
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
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
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
而不遠其文雖無謝朓之知不害于後後猶以失之為
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聖賢也無級
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

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為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積積而至于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位民既而循吏持憲既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為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為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為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

純甫為夫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叙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

送郭肅政安道序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為太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細耶次之禮樂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為之易耶則續一代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隸隸出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湖刺揚

漢公跋千祿字書以顏魯公隸書為盡鍾繇之精能則正者實隸也其勢則有拘有束以言篆譬則弁冕端人將執事于郊廟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圓不能如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隸則常服燕居不可多拘家人視以為嚴居而亦可少放草則雄勇武夫夫纓曼胡而衣短後挺茅運鉞進勇退躍縱橫入出頓挫起却揮霍研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為是者雖云出乎手而一心為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心放

而能篆亦未有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嘗
觀今為篆者無牧舉其誰求一蹴而可臻古人之闔阡
者則郭肅政安道一人焉耳夫日為是拘藝則心存而
不放豈不幾于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
而不知拘者相遠萬也安道號西楚好學而善文無牙
是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糾郡于岳序以
問之

送李茂卿序

太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
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一之由儒者則校官
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
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
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絕來無窮而
吾應者負有盡故為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官
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嗚呼積
十年矣勞手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

者也父戶部思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
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
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墨幸不罹罪
畧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離所事同列之
懽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
有挾任而商賈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私
于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防後至之塗幸不賁于
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

無為為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為婦上政事堂
下參幕多或二千人其事之來抱素求署無一可後者
皆視其色聽其言動止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
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醎者好之不齊然非暫
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于盡得
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
乎今之老于力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皆下視之吾逢
掖以為言闊事情而不適為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

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
資亦卑善之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
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
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
日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
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之以聲律

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
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
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令必制置
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為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
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為舉千百人不一得
焉亦疏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瞠
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跖迄今改正聲名昭晰不可絡
閣猶官洪校滿秋而觀光天朝求通刺秉政之臣盧公

吳公門者千里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迎譽
諸公問文云乎哉有間于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
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感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
調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國
于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躡其級也以故
南極汝意而往既軼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
有治賦聽訟之事為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
選利祿之望人急于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

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之官風化俗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為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純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為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為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

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予以亞匹吾
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檜
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檜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
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顯大書之手
刻為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為山
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

祿大夫中書平章致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演是圖
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
與儔敕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中而親覽焉臣聞
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傳嚴
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烟閣四焉
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家承平亂亡以贊彌綸資
訐謨以致陰平者傳嚴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
夢形求得諸野爰止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乎說高宗

圖于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
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設為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
所無者李泌從肅宗于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
衣者山人也已乃為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曰其衣
余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為之賜號刻扁肅宗
于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
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攷觀之古今之世
相去若異帝王為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

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
商聖賢之君耻其不為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孽作和
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
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
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
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
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

以是責報侯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于
秋月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
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月
序

馮雪崖二孫名字序

余以漢刻瑞碑筆意深古嘗模麟麒二字促而小之刻
瑜玉珮為私章故人馮雪崖憲副見而求之曰將賜吾
孫以為名也故長曰麒次曰麟後十年主長林簿者謂

余兒麒輩元服矣盍字之因思漢孝明圖功臣于南宮
雲臺實本孝宣之麒麟閣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與居
其間當諸將論功侯獨避而休息大樹之陰世多其不
伐目為大樹將軍而麒其遺苗宜字曰漢功周穆馳八
駿以升崑崙之墟後好事者圖其褰翔若麟鳳柳子厚
誕之余觀天閑馬其名而麟其形者奚少況瑞刻所圖
延首而長鳴振尾而高騾孔阜以碩如馬而角則駿之
去麟有不大相遠者麟字曰周駿如是命之以必難犯

則新而不奇也以求義意則係而不離也且各即其人
性情之近似漢功循循歛密王母嘗稱其克孝如父夫
能守家法于今不能遠而言念追鼻祖之踵于古乎其
出而仕見之事功可期以不伐者周駿翹翹發達類疆
有力者則夫道遠千里可一日而致焉者亦或可幸以
焉大德庚子閏月中休日序

序牡丹

余于牡丹始于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

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
二十萼廣經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
年見千秋狀元紅燕都故相楊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
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
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十年
玉板白洛陽楊氏欄株亦二尺少多葉千葉七寸少鄧
州見三日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色
兩花皆千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株

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天
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
相錯株尺少尺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尺大復有緋
花株單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故為佳品今
失其名者別有鵬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
他日株大花則故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
壽安福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
蓋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

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衝紫為第一此余生
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二十九年其見六年
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
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
之燕秦鄧為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名
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元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耶
劉趙二圖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參時與先世父
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

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同飲而去楊氏欄
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偕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為飲張
齊陳堂纔持一二觴各箭一二萼歸不名為飲其盡醉
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似齒五十一年之老
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廿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希而
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未拒而心
勿是之以為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
其秋又固求記之余始思昔者之坐斯定也孰逆知是花

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余亦絕聞壽安固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余植他人耶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然況大此之倍蓰千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能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

敢飲不可飲無誰與為飲與不名為飲非他蓋無詩人同
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者則梁宣慰貢父
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不可為他日
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為序惜其時無唱酬
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牧庵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五

元 姚燧 撰

記

武陵縣重修虞帝廟記

昔司馬遷由病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故于唐虞夏記曰帝嚳之子帝摯立而弗善崩帝放勳立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既弗深攷二典三謨之書

曰放勳曰重華協于帝曰文命敷于四海曰允迪厥德
皆虞史贊堯舜禹皋陶三聖一賢之辭且以天下相傳
事孰大是堯不曰重華曰汝舜舜不曰文命曰汝禹則
舜禹之為名章矣後千有餘年孔子稱德三聖止曰堯
者禹又況紀自戾其言乎前乎堯者帝嚳帝摯後乎禹
者帝啟帝仲康中獨堯舜為非名豈坐信五帝德帝系
文取二篇見大戴記孔安國家語無帝系其五帝德雖
小異文亦止曰堯舜禹故後儒辨之以文命為禹名則

數四海為何事而臯陶不名允迪鏡是則紀所名之非
名又章矣或曰孟子放勳殂落屈原陳詞重華者皆非
歟曰不若是也今之君子于大賢之不可字者猶以鄉
邑齊居命之況三聖乎其遠而不斥擇贊辭而號之亦
厚德之至也如必其信百世而不惑舍孔子馬折哀奚
以惟帝舜崩葬與二妃事他經于書鑿枘者多虞書曰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未知地
也至孟子始曰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甚通蒲坂以

避堯子南河之南例之帝固未嘗遠所都也然最虞書
實百一十年孔安國以為百一十二年自今積之詢考
底績三載陟帝位二十八載喪堯三載在位三十三載
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所謂三載皆再期耳由置底績
在徵庸在位之間故多書二年猶未大遠紀以為二十
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
十一代堯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
九疑是為零陵總之纔百年鄭玄則徵庸二十為勾攝

位至崩共五十年總之亦百年與紀皆不足十年如紀則舉之十九年無所事攝位九年喪堯三年為天子四十年立則登庸二十無所事攝位喪堯三十年為天子二十年宜唐孔穎達皆排而謬之又大載止言葬蒼梧之野家語則以為陟方岳死蒼梧之野而葬故紀遂曰南巡狩不知薦禹十七年之中當三巡狩帝皆親之耶獨崩年往也如皆親之禹何為哉崩年往也于時百一十年矣必將以歲二月癸岱宗岱宗之去南岳何啻踰

五千里吉行五十車埃風而舟濤瀨者不曠一日百日而始至焉是獨勤身于數千里不勤心于萬幾倦于九十三而不倦于百一十年也擅弓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玄以為帝嚳帝堯皆四妃舜無正妃奴止三妃三天子之女不為正妃則正妃將待何人為哉屈原九歌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君與夫人固有別矣君非正妃笑韻達乃傍牽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實之曰我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

明燭光癸北山海經作登北皆不知為何說也秦皇南
浮江至湘山祠而風問博士湘山何神對曰堯女舜妻
葬此大怒發刑徒三千人赭其山而謚云塗衡山雖不
同地可徵于帝葬而未之從王逸不詳未之從為不祔
合而曰帝征有苗二女從之不及道死沅湘之中又曰
墜于湘水之渚固已自二其說且有苗已來格分北而
竄之三危矣豈侮帝老復逆命耶其煩六師投帝以艱
禹何為哉又二女者在釐降時或上下少帝十歲方幼

父也至是崩年皆嫗然而聃矣中原無急變帝何為不及將二妃二妃何為不及從必追之而取道死水乎由遷則祀由逸則戎暈翟遑之非盛舉也觀後世匹帝者雖甚幼父率土之臣莫敢不母未聞既母率土之臣八十餘年而後世猶女之又帝系曰舜娶堯子謂之女媿氏然堯伊耆姓陶唐氏子而不係其父而別氏焉皆不可以理究者也二妃之祠湘中原世云然亦尚矣哉惟沅洞莫知所始嘗人于宋民雷立倡郡人復宇之宋德

夫為郡病其專祠二妃而遺帝始大其宮而合食焉皇
元大德之元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僕庭詠
按部常德夏六月一夕洪水驟至平地尋丈幾冒城郭
乃率曹牧諸君日夜行水戒民具畚築登陴以捍之發
義倉積下其佑以廩餓人不足則勸富民出穀以繼水
去今左丞相方平章湖廣省侯請曰常德為郡岸沅之
東古人虞水齧城當其衝波西南為二石埭延袤里所
尾入江中順導其勢以遏東潰懼此暴漲盡根株去大

浸稽天四縣繁及其實土為防者宜盪而無有遺餘也
可乘農休息務修復以倉粟備役人則民必舒困于今
而功亦賴垂于後也丞相是之民利得食爭日赴程工
不踰時衆作斷手乃謁帝祠而告成功見其棖棟庭墀
傾落蕪穢詰牧守曰明詔有曰聖帝明王其令有司歲
時致祭今乃若此甚非陛下欽崇禋祀之旨宜帝不顧
享而降此大沴也其議完之五通為鬼經禮無文祠顧
宏麗妍縟其撤而資其材為門五楹殿三楹三字五楹

寢三楹兩序八楹為老子法者李道昌主諸鎗鑰旦望
祝釐別為宮以居其徒三清殿三楹兩序六楹歲德真
官殿皆一楹民之聳觀十其舊矣後三年其郡官民多
侯奉詔之恪恤民之勤而禮神之虔也求所所由嗚呼
惟帝之名載諸六籍而不泯泯日月在天未加其明岱
華在地未儕其高與窮壤相終窮者世則知之前帝諸
皇功斯人者大昊帝春炎帝帝夏黃帝帝土少昊帝秋
顓現帝冬既分五辰而司之與穹壤相終窮者世亦知

之以帝之功何斯皇之弗若而況乎過之其為明神左右上帝幹元化以順行四時或乘雲御風省方下土福善瘳惡于斯宮與穹壤相終窮者理所固然也烏乎知哉故燧惟列風疑而未瑩者首之未敢少及法程萬世人倫之至者之德之如何也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

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繁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攷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

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
人為教于以修叙彞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
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為傳亦
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己戾于明
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
事者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
于齊晏平仲于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
優為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

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為聖人所
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
問禮則有子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
心之固有而視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況
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于聖學故與
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
非師而寔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

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于學術之僻歸宿之
差何害于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子
弟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
儒者滑稽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不破
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
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
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
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

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為
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辦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
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
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
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述肱
於規規節文之細徠徊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期
正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己之切致
哉故燧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

祛于今者也孔子卒哀公誅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
帝始封諡褒成侯宜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
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
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道公至玄宗諡爵文宣
王宋真宗加至聖後易為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諡猶
不足萬分一盛之刑容期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
也杜預春秋傳叙日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

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期言為獲聖
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帝我以夫子遠賢堯
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下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
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期燧
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
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
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哲豈夫子之
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魯子以足是十

人于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
並顏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
于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
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歲鯉于庭其失至于崇子而抑父非遷之為傳矣夫
為是學官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
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

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
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
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盡
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
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廡畫工病
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
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
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

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

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
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
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
括舟役又壞宮取財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
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于
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淪汴注之擬魯頡水殆足觀
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因于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
剏俸起新之經管則權輿于成某斷乎于杜思敬其同

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閣閣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則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期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
北道所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
廟度未嘗不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
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
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
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且今四海禮
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
道糾郡者錯壤江北南改為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江

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為延燒總管是道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由者勸之佐為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敷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誅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為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

庖廩之室燕遊之享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
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
為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
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
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
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混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
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
聚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

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闕哉以以求
之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
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
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
則南郡江陵澧去西烏鳥遼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
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
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為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
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

寧棄也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于長河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洙士之化要荒而洙

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
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
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
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黽勉其躬圖報稱矣虔詠俾子
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夫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
陽書院楚梓堂

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財之儲府庫賦之產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田仍卑之學俾資教育後尚書用非人大網羅天下之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求分道鉤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為期有關木而嬰笞者士窮士堪至圖其慘以上之帝聞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廢詔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詔若曰聖人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貢莊學

田以為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廩之須至明也為良有司昭都兩聖崇植期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諭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或為尹一既完之于今七年可曰未久迨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上棟旁楹穿漏傾撓已窘風雨承祖傷之乃割己俸為邑士先萃其附而應者俾龔應旗葛公亮敦匠再完之稱役傭二萬六千錢米不計也願饒之石為佐則著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徂國人也

習雅不識書忽不知為也囿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為也非知學孔子如承祖者為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簿在一邑惟筆朱墨鈎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羣士越而出為為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彊有力歟憂憂其難有倍乎昔尹之為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今書而感焉始為陳尹敦匠者應旗公亮也今而主簿敦匠者亦應旗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烏有苟于

為心而不固俾旋踵有今之學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
既敗者復使為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為才無兩君比
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思改自必異前可不陳于後歟
皆未足為信也要也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
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創之効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舉
以卑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屋以待風雨者也而風雨
亦所以賊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隳也亦必有其漸焉
雨鏹而入微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有

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慢而歲因仍以及于隳乃咎夫敦匠者始苟于其事之致也嗚呼果苟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最其自捐凡為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曷若靳是而不捐不知于今峽教龔必勝漢陽尉葉桂發德安尉黃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教諭趙泰來徐應奇葉常春與煥彭黃裳熊萃老子子者之中其捐有多寡也予誠嘉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守

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爾其小者也甚者為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者利之私積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也以幸迷誤久而為已產一聞有司將加覈正反肆為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為教官自詭佃民一莊之田連亘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已取其九又有以已磽确易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與學吏為訟詆

請囂租入庾矣猶拊諸生之堂餽留耆儒之廩俸而虛
為之名以徵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繁為文
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教職入賄為市罪而去者相踵
也嗚呼守以是曹譬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人
之言曰髮有疾幘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學
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慝非長者也曰
上之膏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也之事有急此
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養

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而
度策之魏晉尚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唐
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貢
舉法法熄楊綰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五
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師
公故實太子太傅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朝
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擅擇歷古所宜于今而
為者惟得是說而為鍼石庶已罪而未敢者聞之懼其

掩剽于冥冥而底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悛也是亦
救失之一道也

牧庵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六

元 姚燧 撰

記

聖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

至元丙子宋亡詔列諸道憲司于江之南建行臺揚州
以統之後由徙臺建康復徙江東之治建康道者于寧
國居有其府徙府于南倅廳二十有七年燧思士生文

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勢風土之微惡
民俗之澆淳必一求觀遂浮洞庭亂彭蠡而東極海門
南折而至乎餘杭于之數者若盡得焉大率宮室園苑
土木工麗者皆將相待從私居而公署皆苟簡取足朝
聽夕視而已大德辛丑余持憲節使江之東病其堂室
門廡凌萃風雨凜乎其將壓也既一改為憲司且然則
府于倅廳者其牧皆取過目前以幸滿秩而去孰有為
善後之謀一加繕完哉斯余所目擊者皇慶改元之冬

故平章政事子陳侯杞來牧是邦蒞芝之初因慨歎曰
杞受明命以守此土統屬縣六戶二十萬地周千里可
千古公侯之國坐視府署老嫗不治則為誤恩乃倡府
僚捐俸為的厚直市取府北民居通會同場以廣隘陋
圖其樵樓儀門廳以聽政堂以燕處廳翼兩室右居府
推左居幕府吏列兩廡架閣文鈔軍資庫房與夫庖廩
各自為所集郡豪傑受其成俾分為之民用歡趨經始
明年之春役不三時如圖告成位置之序輪奐之美翦

然一新大饗落之闔郡之氓稱咨嘖嘖服其神速又聞
金光塞門經府前東直青陽門青陽之外雙溪夏秋暴
漲泛入民舍南橋植柱中流載板其上朔望謁廟踰此
千步始至余畏湍悍舍馬徒過一府僚乘馬示勇板陷
墜抱柱而死北橋之疊石為之水後蓄去侯皆為舟為
梁又新廟學百楹狀其事遣屬吏汪杓元盛天佑三千
里走郢求記其興作歲月將告來者因懸度之鈞大役
也廟易而府難蓋學校之設明詔每飭有司勉勵廟有

學田供莊步泊歲入錢穀資庠師生猶有羨焉又且士
籍不雜民版無有賦役凡厥修營責使佐力夫誰敢違
府則不然雖收欲舉有為其連署則監郡焉同知治中
焉判與通焉下乃幕僚屬吏上下相司權分而不專動
必詢衆焉可一遺一或有言府無公須山虞澤衡皆有
例禁財無所于取也民不可擅征而役也是非叢前利
害相傾又有以事不已出媚其成功歸美他人陰計挽
之以幸猶未敢率作上于風紀司風紀者亦非一人必

先以不可安居合府諸官闔以改為者口陳于堂足及其家辯告往來懇切恟歎少或旬時不得要領伺其肯曰將審計而徐思之情有見從而始入牒俟其報可未綏及民民小人也未知學道夫豈易使于出貢賦佐天子邦經微劍有期後則刑以隨之猶有頑驚不時入者矧出話言告之正所謂築室道謀者其怠忽前却又不可束之以威非禮致而誠格之使怵然有孚于中知義為如子之幹父蠱能是乎哉允象傳也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其不信然若是之難其強志一力特立而獨行者
事狀覓有余以意求而知其勢必至理故然也繼侯至
者無徒樂其成蓋亦知所自哉侯雖殊其生平而先正
則及識之于朝觀其子之能事又可得其教忠于趨庭
云不可曉者宣在勝國升州為府及下取屬縣寧國為
名不嫌于重又金光則唐長安都城西門今猶仍不變
焉不知何取取稱于此故俾及之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戎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王夫百夫千夫之長
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伴衙言
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
也克呼蘇卜實君長千夫洛陽鳴臯山下由祖暨身三
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不然于其私居聖皇中
統以來制度寢脩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
一信于書故軍得以欽是一軍之資買田為廨門以表
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身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

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行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由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先先求記其然余向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為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由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汝之心則兩間而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以與敬心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

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尤狂入聖入基豈惟五典賴是而博以及應事接物無有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敬能孔子所慎齋戰疾與夫敬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塵弁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此無他見不見之分乎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之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至老將宿兵

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閭焉無賴惰窳之人備
前驅焉不幸卒有狗伏之警使其曹出而禦之而能必
其康靖乎古人見其人故歲訓而時講之于鄉射蓋東
是不仁之器修之于俎豆之中雖有頑鷙弗率之人相
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
使于一旦此先王維持世網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
有逆迎之拜耦繼有上中之比弓有橫卻兼附弛張弘
度矣有措殺順語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

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
袒褻浹拾有說翔有舉偃籌有侯鈞而侯有去負司正
有請誘作命之目燕享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解有豐糾
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哀
墮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
乎復古者可以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
宜于貫草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
欲納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者

在此而不在彼也於戲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
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
夫豈二道歟

忠勤堂記

皇上立極曾未踰月詔建儲宮位其下者院因祫廟之
舊惟詹事肇置宮師府首以六傳統中允洗馬庶子文
學舍人學率更司經合掾屬將百人由無廨舍惟會佛
宇後以不足聳民具瞻下令發官帑為繕二十餘萬有

奇市人私第為府君無幾時病其事少而員冗也罷黜之六府之開府者聽于其家令舊隸詹事徙家者治是府令丞文者將侈其美名堂忠勤李昭文溥光書扁楹間賜酒燕樂之下令俾集賢大學士姚燧為記燧曰大哉為名臣之居其職而職修授以事而事治為忠以盡其心勤以致其力耳然二者相須忠內也非盡其心則不能本以為勤勤外也非致其力則無以見諸行事而實其忠禹湯聖人禹臣與克勤于邦舜賢之湯臣夏為

下克忠伊尹明之然非忠之至勤之極也不可曰克兩
聖則然下兩聖者宜如何哉先民不曰賢希聖君之職
臣未嘗不以賢官之職其官者亦未嘗不以賢自居不
聖焉希焉可冀其克萬有一稽唐六典家令出入承輅
車具禮儀先諸官以導祭祀賓客供酒食以為獻主今
則增剝領隸民之民與捕獵鷹師綿戶稻田自安西河
南遠及國都拱登三品提管者五府與典樂一司降一
品者嘉醞一司又降一品者與膳典設典幄三署與供

用一庫七品者兩都柴場在他司則聽于朝而視于夕
其會與歸猶有恒時是師則不然由供奉之近也出納
之富也呼召之煩也需索之星火其急也故傳餐于晝
更夜更置始不失其應焉且時有歸功酒食歲上旬遠
近味色變者徒勞生重焉啓止勿進亦可謂居職而修
授事而治盡其心而致其力其于克也亦庶乎哉抑又
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為今令丞夫既若是將必久
是必階而升後之來者或曹隨蕭規則為無負于居斯

堂苟或劣焉非獨見貶于月評必且速廢于官箴矣且
為記令六人庫克岱穆爾圖老哈特穆爾張君讓三閭
薛處敬惟庫克岱官通奉君讓三閭正奉三人皆中奉
丞二人科爾羅尉遲德誠朝歷經歷完者都從仕都事
法哈魯克都閭仕芳皆將仕其年至大三年其歲上章
閭茂其月餘月其日下弦乙酉云

舊德堂記

初太師淮安忠武王戡炎趙于江南也詔濟衛士萬人

為寇騎以盛軍容而撓敵救游江陵澧州之郊及南紀
平即割二境萬家之民江陵綏十之二澧獨居八置府
松滋不關中書惟領宥密歲集其賦待以分賜衛士而
毛君巨源實為總管李君德隆經歷宥密大德乙巳制
以君子易地為之巨源既入而德隆出或疑德隆舍是
要淮而甘為人制聽命于外會燧歸自西江相遭于鄂
從而問焉則曰吾家自遼世居縉山距先塋木蘭山甚
邇為堂吾鄉將時溫清奉晨夕于膝下大人以嘗主澧

陽簿有田車渚顧慕志歸今則不能留家弟守舍而來
便養願名斯堂威風志焉且示其先太保忠憫公祔葬
與太師功德二石幢記前記作于乾統壬午載太保諱
傑以言斥死忠憫其追報具未三茅官西京馬軍都虞
侯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行左千牛衛大將軍
開國男佺洺州刺史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左馳騎常侍
隴西縣開國男徹散秩大夫守少府監知儒州軍事騎
都尉賜金魚袋開國伯偓後紀則乾統丙戌不載太師

何諱其文有曰自保寧統和迭承重任徽太師由食舊
德益部時為貴州營內觀察留後檢校司徒兼侍御史
騎都尉開國伯惟易將部銀青自若也儒州則保信軍
節度使廬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御史中丞騎都尉開國侯嗚呼世有以金石刻辭為溢
美無刺或失其事實忽不知信曾未究孟子雖無武成
之血流飄杵然亦不遺失二三策而取之則于金石豈
不可以若是觀矧由以得何代何地何歲何人何為者

匪細故也稽之以史乾統海濱王之始元十年為天嘉
又十年為保大五年遼亡保寧景宗之始元統和聖宗
之始元推後記上之至保寧已已實百三十有六年可
考而知太師暨孫三世四為公卿者非金石為賴耶則
保寧而下奕葉垂芳珪袞蟬嫣失為何人者豈不益可
慨也其曰桂曰沼曰廬皆中夏之州遼非其有必是取
名因見其不忘南噬者儒近幽州唐末所置然名之不
可常者惟郡國而山川或終古有不變夫既曰居邇木

蘭則縉山豈故治取可大感者其地當居庸交衝經遼
金皇元三易代之兵于孫不去其鄉尤曠今無有者古
之人曰爾祖爾思以取法于人不若本其家之功也扁
顏舊德奚以尚之君復請記余曰君為憲山南按部歸
也余叙其行矣作孔子廟于灋新虞帝廟于鼎也余竭
其成既三矣其于顯親之孝勵學之力繩愆之嚴恤民
之隱禮神之處亦既言之不遠矣人又記茲人所謂獨
私君善諛者君曰昔人有愛吳張旭書者虞得無後寧

受健茲之名每于其判狀僕其公言區區瀆求豈不一若是乎遂相視一笑而書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途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南北三陸之使冠蓋之去來樽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貲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于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遊而休仕者所託虛矣二塗同出其遠近無幾何而喧寂異然

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尉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為堂崇袤尋大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籓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獻為三輔之鎮窮日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

上亦宜畧存弛然之迹可存于今今則束板以載之負
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
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
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
時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下有登吾弛然之迹者曰嘻
斯何世何人之為公名不既壽矣乎公笑曰吾何期之
何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盍記
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

危受命者故得守節伏羲殺身成仁之名乎可見無死而死猶為徒使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文攸歸者莫大于為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保身斯揆道歸義之臣所為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作之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為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

且有不能況揆道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又嘗
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
湖海而信不移于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鍾之勒恒有晚
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心以故在宇之百辟山東數州
秦俗九路之氓瀘舊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
而竒其才沐其愛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
而歸鼓舞僮奴干指而食其力甘自儕于匹夫讀書以
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

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
雉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色辟易而
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雖
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
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
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尉使致仕
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記

清風堂記

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公齊人也由左
右丞與副樞與今平章皆在于鄂視齊固為寓舍鄂其
家焉肇基斯堂深廣崇庠題節繪飾勢與省夷嗚呼位
不極臣而為斯則妄功不蓋代而居斯則僭有位以功
人則宜之求扁于太史公牛馬走為賦尹吉甫頌仲山
甫蒸民之卒章穆如清風者書曰清風世喜曰今之人
或不如于古使誠不如古人引與之匹固知所譏誠如
古人則引者非諛而匹者亦奚憾而多為辭讓今枚觀

公其式是百辟者仲山甫也好是懿德小小翼翼者亦
山甫也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亦
山甫也然是所同若夫補袞職闕于內出納王命而又
為之喉舌以賦政于外與四牡八鸞出祖而徂齊者則
公無也援枹鼓以先三軍北戍于龍庭西踐于庸髣而
南鋤乎交之兩江百戰餘軀鋒職所創發作無節與令
制地廣隕數千里敷施天子德澤使海宇蒼生無怨吹
于飢寒悉獲我所者復仲山甫所無也若是寃思孰大

而多孰細而孰賢豈不易判乎哉然是堂也雖于公獨
居非是清風蓬蓬然戶至于南氣吹滌瘴癘使民之不
罹薦瘥視徒穆如為賜如何也或曰子賦尹吉甫誦仲
山甫者誦公其以尹吉甫自況歟走則曰尹吉甫之賢
走何跂及然以後妻掇蜂之詛逐伯奇而使履霜中野
世今懲之九原可作或聞斯言當一筦也大德辰在庚
子二月初吉

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顛之反也本者末之負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不大之本其觀植于乎下斲則立刃刃則顛斲大而又小大為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顧其本而小為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于身則居億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為天下安危治亂之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為本于天下故曰小者本之故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焉耳矣孔子語孝子之終節第立身于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

之家為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
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為
今中書左承公時以翊衛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
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
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處非其據
詔公來換之燧以士生皇輿一軌之時誠千載之曠遇
浮遊江海求觀南紀禹跡疆理之槩相遭東吳見其圖
畫之叙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

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孫叔子劣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况託忠獻
遺體式穀似之者宜聖皇擢縉父武爰立作相也暇則
相語曰昔者商公特書扁耳時未堂也去矣始落矣其
諸逐思藁公鄉堂此以告苗胄可以今是堂吳忠獻以
大參左相兩嘗開府既薨公季父今承旨公又大參乎
於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之間三相而四開府矣豈
國家惓惓忠獻徇地是邦撫綏有勞非第若子不命出

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益思夫董氏之大立本忠
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為堂于此也

仁智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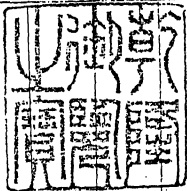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于邑閭閻之南湫焉得聞壤距其
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而魚有園可花竹且宅于山
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山者嶺
屹嶠率奇踴秀躍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關而
發者有自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透

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滙于前者也危侯自糾廬陵
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為讀書之地左竹右木嚮
池徇溪春則芳色龍蔥練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
如秋利則水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
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智名雖取選詩卜
此仁智居之語而究其本殆則亦自孔聖知者樂水仁
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智之達于事理
周沅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于義理

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智者豈必不山之樂仁者豈必
不水之樂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
人所同有本無所輕重然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
于智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
也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孟子則可以知言仁矣雖然仁
者必智智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為智不智不足以為仁
非智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智也苟局于一不得謂
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智其

詩曰雖無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于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為惻隱性之智其情之發為是非克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議獄緩刑或以不快人意識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真乎克乎此言則智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智可希矣紫陽之仁智堂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智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

此矣故記之



牧庵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陳德彰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七

元 姚燧 撰

記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羸秦之力之郡縣
漢氏則曰吾王霸雖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
裂幅員而自帝者殆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

以相卑雖皆盡是為守而帝南者直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迄之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戎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與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其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于太尉忠

武史公其事差似盖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畧于汴總兵
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
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隣國臣亦許其
自負羊公者無慚德焉于是當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
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忠書變和雍
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
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詞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
汝侯何言誠有不諱俾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

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
歸平宋公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祐于死及薨有令贈諡
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
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為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
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萬歲鄉又何以如
也左丞今至無第于鄴完官屋于居謀名其堂燧應曰
曰新堂也非專晝訪而夕修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
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為聲歸之笙鐘

脩其利成爲詩之名舍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
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爲吾室
比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
吾於江漢庶其善承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
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
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海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
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
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

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與
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記

奎章閣記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惟諭行省院臺行慰廉訪轉達三
司與司軍民之官讀已則還之中書或掌于行省院使
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
惟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高諭所

及者猶無所掌况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其受
成文以行無惑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
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後故事
也二十五年始方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學自
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為平日諭所不及一旦
與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掌卑于名而尊其實
其勢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
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

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上皇帝當宁首致意於學校為分降訪如世祖又加密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垂教萬世其目則還正貢莊學田為釋奠養老完廟與師生之廩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提學臣王謙亨龍興教授臣葉聖明相與謀曰至矣聖祖賢孫之惠逢掖也復其力役既富之還正學田以廩其師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秘之私家其完是六

經閣表曰奎章鏤櫝而丹雘之錦韜而金鋪之職教之
官日夕番直其下底以遠褻而少致崇敬亦小臣報上
區區萬分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俾臣為記臣聞虞
夏商周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命也其為體
者六詔有其五焉曰尚書所請近于謨誕播多方鈞乎
誥為法將來則訓俾職教臣恪以持則命先儒謂二典
者冊在丌上尊閣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塵
濕既翼矣金匱其上豈不加盛于丌孰曰非典也耶表

曰奎章敬以修二聖作之君師之錫且風厲是道方千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于躬云

南平樓記

天下有形便之地如衣之領身之項也在戰國時秦函谷齊即墨韓宜陽魏馬陵趙井陘燕易水我守之足以為國敵有之踵不旋國隨以亡方地千里且然況楚之襄漢為南土六千里東南兩際海可出戰以入守之領項乎晉羊祜之規以平吳梁蕭野之資以襲齊無不由

此者也其甚惜者當顧成廟襄陽下矣守臣百人歌謳
思歸棄而弗成使宋竊築關荆制圍因唐節度牙城南
門為雄樓扁曰山南東道恃為北鄙以扞天刑豈彼災
趙九鼎時未淪泗耶世祖潛藩歲壬子炭置屯田千戶
府于鄧後易為都督府又易為統軍司戍兵積穀與襄
椅角凡十五年廼大集天下之兵又長圍六年而下之
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公節度圍襄諸軍而濟以新師
南伐比其啟行尚下申令斯樓旬月亂漠而南浮江而

東瀕岸之城迎下恐後雖驚風之槁葉若飢水之建高
屋有未易以踰其速者宋社既墟循本以求高觀而思
則斯樓其南平之基乎後為戍守故萬戶楊侯珪奉之
治事其上歲久檐傾椽腐人之過之必仰視鞭馬疾馳
惴惴然瓦木之擊軋嗣侯萬戶顯侯謀新之賦竹石木
瓦一軍或勸其聽省命或以為役大作衆非盡歲成功
不能或教小易故敗無大槩修則應之曰事所義為奚
省之白吾一軍三抽其一可不再月而落且材已集為

苟完計贏將安施分有之乎就省罪其擅興吾不能為
請身任之不以累諸君也副萬戶張侯塔塔爾岱亦以
為然從而鼓舞之不盈一月而斷手嗚呼果哉大德蒼
龍辛丑端月丙午兩萬戶侯觴賓其上酒酣余起謂侯
曰是扁山南東道者勝國之臣所書豈堂皇魏煥之吾
元可仍夫人之舊稱乎其易為南平樓兩萬戶侯踞受
曰甚善遂酌酬而楚歌曰翳南土之幅員兮實三甲子
馬于茲世祖自其龍潛兮肇豐屯于漢之涓夜火鼓之

千里兮晝萬耦其耘耔當威武以積歲兮乃大濟以天
下之師三進夾寨而薄隍兮踰五稔乃下之制曰乘勢
可逞志兮亦猶鉉基之待時前太傅假以黃鉞兮即襄
陽其禍旗將師景從紛若雲兮轡龍虎之陸離曰受誓
于斯樓兮義聲先路而交馳齊千萬艘以鼓棹兮江永
之不可方思彼孱主知不能國兮組面縛而頸縻思就
是振古之功兮太傅固命世之雄奇匪世祖之祖明兮
混度臣黽勉其疇知緬今在天之靈兮猶臣都而君咨

曰授坤輿于今皇今克玉執而盈持來萬方而臻百瑞
兮如舜恭己而衣垂諦曰太史生斯昭代兮亦并坐而
天闕之求金馬碧雞之才兮歌樂職其或宜南書平碣
之輦楹兮頌寶厯于無期兩萬戶侯無他言惟北向瞻
跂曰鼓聲之臣知捐身報國而已

滕王閣記

龍興即唐之洪宋之龍興世祖賜今名以封裕皇者也
故關省乎是其治所及北始江而南際之西瀝而北盡

乎人跡所不可踐者終三分有一地不足並也滕王高祖支子而視裕皇為世祖元嫡今天子皇考其位與聖又不足並也觀察非有是省之尊所觀察地已于八州亦無是廿有八城之遠之衆葺者支傾補敝故易敗非若今出錢隆福宮一瓦一木不階其舊悉燹而新之如是不變其名猶曰滕王閣蓋不欲求勝前人又以見太后之仁也嗚呼得恭記之其侈盛美當何如哉當何如哉今記者之遇閣之不遇也雖然事由可知不可知由

可知言龍興距兩都數千里塗非乘輿所出尹府之臣
圖閣上之亦必經聖覽或者裕皇在天從二先王風馬
雲車遐狩八極過之而一息者人則不得而知也

三賢堂記

奉訓大夫知輝州司侯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
廟已乃謂曰是州學官堂而不陞簡漏至矣薦盥春秋
何以稱百事之奔走遵豆捐奉為勸鼓舞士民撤而改
為凡再閱歲殿廡門垣崇卑適宜豐儉居中既嚴以翼

人之改觀可十百于千昔矣又舉我先世父太子太師
公故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故中書左揆許公語州人曰
之三賢者比股肱元首為今聞曾毓德舍休實在乎此
白叟及見而談黃童所聞而知其可不祠乃以羨材為
堂三楹于殿之東像而事之元貞蒼龍丙申夏五燧以
得告會燧葬先公之于輝侯求記之燧曰古之人必其
生也世之相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而後死可合
食一堂也近世祀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一堂而

不揆其世不相及貴賤勢殊文章非倫孰與四皓之同
不臣秦同避漢之高帝而同應惠之招成功而同歸死
而為墓相迥同廟商於情洽而道符功矣而德齊也今
以三公方之固不如是出處齊同若其平生之相與微
顯之相後先同其大者有不得而讓焉矧成功反有過
之者合而祀之誰曰不然哉然燧于先公也左揆也承
也則為猶子為弟子為故人子親而尊之者也智慮未
嘗少及乎是由侯發之使人終死以觀反覆以思損其

一則後其相與而失于遺也加其一則所志不相如而難為輩也雖有善權人物者終亦不能推移其間蓋以語友也先公生以辛酉承旨少一歲左揆少八歲齒固不大相絕吾姚氏營人先公生于淳承旨永年左揆河內于輝非絕一旦聚居而為寓公其處同也先公以癸卯來此而承旨已師是方後將以事趨燕盡前其徒假先公以函文俾師之以無廢受業迨庚戌左揆徙家自魏方先公為相即其年無幾時先公出應世祖之招左

揆獨留師是方其道同也先公中統建元之明年由常侍讀裕皇以東平宣撫使拜太子太師四年拜中書左丞官而翰林學士承旨詳定禮儀事左揆之聘則在癸丑惟居長安中統之元始召入對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去位承旨則由中統三年燭瑄亂徵自海濱輦妻妾逃回濟南世祖忠之始兆入對自講讀為學士為承旨去位一官翰林三十二年則左揆之相雖後先公而同贊元承旨之長禁林亦

後先公而同為代言其出又同也以語其學得聖德濟
人利物于干戈之際上說而下教贊神武以不殿開文
物之先肇太平之基已禪巍巍之化進寸退尺拱而讓
人與夫建大義決大疑不瘖結舌視身如捐觸試雷霆
與道德仁義化服一世扶植人極為儒臣宗而不少詭
其守于正致君謀國不同為道而同為心其事載諸今
史燧與有聞不敢漏于為言以告人者嗚呼君子用世
譬則治田不難于耨播而勞于鋤根柢于荒世有以是

為知言者然後可語三公之易地也先公以十五年卒
年七十八左揆十八年年七十三承旨三十年年九十
三其卒若以顯之先後為次與兩公遂其去位先公獨
卒官京師蓋由于久故請而不釋也與承旨不後者此
為異焉爾今惟左揆葬其鄉承旨雖葬天下必時魂遊
永年是州東北望永年西南望河南實道里均歲時合
食雖主釋人則先公有田有私廟與墓此者又非兩公
之專于賓也又嘗思古者大臣死為明神配食廟庭于

以左右先王陰陽下民者也或三公者將終古廟食止
一州乎亦從祀有時此起本也嗚呼二家子孫其無忘
司侯始之志焉先公諱樞字公茂號雪齋承旨諱磐字
文炳號虎庵左揆諱衡字仲平號魯齋侯字毅夫觀所
事不濫而宜則守土吏民善于其職從可知也
原註後是記一
年而三公同受贈諡先公少師文獻公左揆司徒文正
公承旨少保文忠公則記所謂有時者豈非不亦億則
一中乎大德辛丑嘉
平月戊辰肅謹識

牧庵集卷七